

➡➡李芳不爱学习，婆婆妈妈的，到了更年期，脾气大的，我真受不了！

●日子真像是长了翅膀，是飞着过去的，下个月我就整七十了，古来稀了哈！再怎么长寿，我也不可能再有一个七十了！我这不是惆怅，也不是遗憾，人生啊，都是由甜酸苦辣咸组成的，经历过了，各种味道都品尝过了，也就不算妄来世间走一回啦！

呵呵！我现在还上着班呢，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工，好多单位都抢着要我呢！我挑了家待遇好、效益好的建筑监理公司，做总监理。都这个年龄了，我还全国各地跑呢！我这人乐观，身体健康着呢！

跟你说说我的甜酸苦辣咸的故事吧！
我祖籍是山东聊城阳谷的，知道阳谷吗？那可是伏羲的故乡哦！阳谷出了好多名人呢！我们那自古以来就尊师重教，但凡家里有点闲粮闲钱的，首先想到的就是送孩子读书。据我爷爷说，我家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，家谱上都有记载，先辈中有教书的，当官的，最多的是中医，老张家的医术医德在方圆百公里内都是有名的。我爷爷也是中医，他读了几大摞的中医书籍，又跟着我太爷爷看了几百例病人，太爷爷说，你吃的是救人命的饭，一点马虎不得、怠慢不得，诊断要准，下药要准，无论穷人富人，只治病，不可偏待。遇到拿不出钱的病人，不可推之门外，宁愿失银子，也要救人命，这是积德的善事，也是我们老张家的规矩。

几代人的努力，让我们老张家有了五十多亩的好地，一个很气派的大院，房屋结实宽敞，里面的家具都是好硬木好木匠做的。我爷爷是很聪明的人，三十多岁的时候，感觉手头宽裕，还能利用这些闲钱干些其他的事，那会农村盖房都用木头大梁、木头门窗，我爷爷感觉这是个好买卖，他买了一座人家废弃的大院，又买来工具、木材，招了几个师傅，开了个木材加工场，爷爷算是张家第一个经商的哦！

爷爷口碑好，周围盖房子的人家都爱上他们家买门窗，生意很好，爷爷有钱心里也有穷人，加工场要招人了，他专挑那些有劳动力但是没有土地的雇农，等于给了人家一个旱涝保收的饭碗。到了年关了，爷爷让家里人给村里最穷的人家送去白面、猪肉和几块大洋，说，过年了，不能只顾自己吃喝，不管别人饿肚子。

县城的地下党找到爷爷，告诉他，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大救星，现在艰苦奋斗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，他们要爷爷出钱支援共产党的事业，爷爷相信啊！每次都都给几百大洋呢！

我是1943年出生的，家中老大，下面有两个妹妹。到1948年的时候，我爷爷看出了将来的江山属于共产党的。爷爷是聪明人啊，那一年，爷爷把加工场卖了，对五个儿子说，我们分家各人过各人的吧！还说，你们要想好将来的出路，自食其力，做好过普通人生活的思想准备。

解放后划成分了，因为土地散在各家，工场也卖了，加上以前和我爷爷联系的那个地下党高升了，做了聊城的县委书记，他说我爷爷对革命有贡献，所以，爷爷和他的五个儿子都划了个中农的成分。

●爷爷很重视第三代的教育，我是长孙，爷爷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，我四岁的时候，爷爷就让我背《千字文》、《三字经》，稍大一点了，背《了凡四训》、《弟子规》什么的，还要写毛笔字。我是六岁入学的，因为之前受过爷爷的教育，所以我的学习习惯、学习成绩都很好，而且和其他同龄人相比，我又显得很有家教，文明礼貌啊！学校的老师都很喜欢我，二年级的时候，根据我的学习情况，学校让我跳了一级，到了四年级，我的学习成绩还是班级数一数二的，我记得教导主任李老师对我说的那句话：“你将来是考北大、清华的料！”

小学毕业，我以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县里最好的初中，这个时候，我家已经显出穷困了。我的三叔得了肺气肿，不能下地干活，还要吃药打针，他们家四个孩子呢，山东人仁义，讲究个亲情，三叔的病拖累了一个家族，几个兄弟都慷慨解囊，我爷爷想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，农民收入低啊，那时的工人日子过好，爷爷就四处写信托人，说了自己家的窘境，让人家给他的几个儿子介绍当工人。人家念着爷爷的好，把我父亲和四叔介绍去了大庆油田。

父亲从临时工干起，因为有文化，字也写得好，几年后转为正式工，调入财务科工作，算是干部编制了。爷爷拿着父亲的信教育我们这些孩子：“国家在任何时候需要的都是有文化的人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念书。”

三叔的病拖了四年，最后病死在家中。爷爷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，说，老三没了，他们孤儿寡母的就得由张家帮衬着生活，四个孩子不能因为没有了爹中断读书，你们哥几个得把他们当自己家的孩子。

我爹是老大，长兄如父，担当的更多一些，本来爷爷奶奶就归我们家赡养，现在又多了三叔家的孩子，负担不是一般的重哦！

我娘人善心眼好，换做现在的女人，背这么重的包袱，早就吵翻天了！你说是吧？呵呵！传统女性好啊，有美德。

我娘勤劳会持家，白天下地干活挣工分，还要洗衣做饭，晚上也不闲着，点着煤油灯纺纺织布，真难为她了。

1960年，我考取了县里最好的高中，我们整个中学一共录取了五个，我是分数最高的。学校有两个重点班，一个文科班，一个理科班，都是来自各个初级中学的尖子。

我是住读的，学校离我家四十多里路呢！那时的学生宿舍和现在根本无法比，条件很差很差，但是同学之间的关系很好很好，那年头人都单纯向上呢！我们寝室八个人，好得跟一家人似的。

你相信老天报应吗？我相信，我也经历了。那年大炼钢铁，农民们都响应号召天天忙着“赶英超美”呢，而那年风调雨顺，地里的庄稼长得特别好，要是农民忙活在田间，那可是一个丰收年啊！可上面脑子发热啊，愣是让农民造小高炉，不让熄火，炼钢炼铁，闹腾的事啊！眼看成熟的麦子、地瓜什么的生虫烂在了地里！第二年，报应来了！地不肯好好养庄稼了，一亩地连一百斤的麦子都打不出来了啊！我爷爷说，活了六十多年了，还没遇到这么差的年景。

●饿肚子的艰难日子开始了！

学校每天只供应两顿饭，主食是粗粮，而且量少，菜就是炖白菜，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啊，把我们给饿的，个个都猴瘦猴瘦的。

我一个月回家一次，没钱坐车，来回八十多里的路都是靠脚走的，我对“又累又饿”是深有体会的。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,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王志强 摄 组合 I

👤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张工 整理/阿米

我的七十年人生

家穷遇灾年，最为难、最苦的是我娘了。家里那点细粮，最为宝贵了，那是给我爷爷奶奶吃的，不多的粗粮，要保证全家人吃到来年，可怜我娘，饿着肚子爬山挖野菜、揭榆树皮，半菜半粮的做成团子，算是家里的主食了。因为饥饿，村里已经开始死人，我娘说，老张家一个也不能死！先保老人再保孩子，我娘是吃得最少干得最多的，三年的天灾人祸，我一家老少都挺过来了，没饿死一个人。我爷爷说我娘是老张家的功臣。

我回到家，说起在学校难熬的饥饿，我娘总是那句话：再苦再难都会过去。这是一种信念和意志啊！我很感谢老天让我有这样伟大的母亲。

每次返校，我娘都会给我带五个菜团子，这是家里能够拿出来的最好最宝贵的吃食了。那个年代的人，虽然贫穷，但懂得相互关心、团结友爱，我是团支部书记，感觉更应该做得比其他人的好，带去的菜团子，我舍不得自己吃，看到班上谁饿得厉害了，就掰半个“雪中送炭”，几十年过去了，那些吃过我菜团子的同学们见到我都会想起当年哪一幕……

高考了，在老师的建议下，我第一、第二志愿都填了同济大学。

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考进大学的，家里人和乡邻们都为我高兴为我自豪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两个妹妹后来也都考进了大学。

像我这样读书好，但是家境贫困的学生，能够顺利读完大学，我是很感谢共产党的。那个时候，对贫困生的关心和帮助真是暖人心啊！学杂费全免不说，一个月还发十四元的饭卡，三元的零花钱。我再也不用饿肚子了，十四元的伙食费吃得很不错了，我记得清楚，一块大排骨加两勺青菜，才0.15元，一个肉包子0.05元，饭卡吃一次划一次，到了月底若卡里有剩余的钱，食堂还退给你，多好啊！我买书什么的也不愁了，那会我感觉自己很幸福，心里一直告诉自己，要好好读书，将来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关心。

1966年，“文革”来了，我们年轻啊，而且都热爱崇拜毛主席，对这场运动没有丝毫怀疑和犹豫，写大字报、开批斗大会，轰轰烈烈、如火如荼。我是学生干部，也写了很多大字报，我只在理论上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对同学们殴打老师的行为很反感，我曾经说过，要文斗不要武斗，立刻招来唇枪舌剑的围攻。

我没有打人，所以我问心无愧啊！同济百年校庆，班上那些当年打过老师同学，没脸过来见老师，我是班长啊，就一个个电话过去，说，乘着校庆，乘着老师还健在，登门道歉，求得原谅，这样你自己心安，老师也气顺了，这个一定要做。最后，只有两个“顽固分子”没有来。

大学毕业，按照当时的规定，我们都被分配去了农垦农场，以干部的身份接受两年的农场劳动和教育。呵呵！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，知识越多越反动嘛。

两年一过，我被分配去了建材部所属的江苏水泥厂，在那做技术员。

这个时候，我奶奶已经去世了，家里依旧贫困，我是长子，有养家的责任，每个月我都往家里寄三十

元钱，我没有想到，这些钱我娘大部分都藏在了地窖里，我结婚的时候，她给我1000元，说：“这是你的，还是用在你身上吧！”我抱着娘呜咽不止……

回头说说我的婚姻。

●我二十八岁那年，车间工友给我介绍了在纺织厂工作的李芳，李芳和我同年，那个时候二十八岁算是老姑娘了，她长相很一般，我两一见面，她就相中我了，她说她喜欢念过大学的人，她自己是半工半读，相当于现在的技校生吧，她很主动，这之前我也看过几个对象，但都处不长，女的嫌我家在农村负担重嘛。说心里话，我对李芳的外貌失望，男的都喜欢好看的对象嘛，可是我心里嘀咕啊，漂亮的姑娘怎么会看上我呢？实际点吧，李芳是工人，还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，呵呵，不错啦！这么着我们就恋爱上了，大家年龄都大了，不敢浪费时间，我们就朝结婚那个方向努力，半年后就打了结婚证明。

我的大女儿是1974年生的，两年后又添了个儿子。算是儿女双全了，那年我爷爷病重，我和妻子拖儿带女的回到山东，好歹让爷爷看到了他的重孙子重孙女。那年，爷爷94岁。

李芳文化程度低，但是很强势，年轻的时候我都让着她，其实我心里也很憋屈的。

文革结束，知识分子吃香了，像我这样重点大学毕业出来的，算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了，我从一般技术员到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，从技术科科长到分管技术设备的副厂长，走得顺顺溜溜。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大幅度的提高了。

李芳不爱学习，婆婆妈妈的，到了更年期，脾气大的，我真受不了！我在单位别人都对我很尊敬很客气，到了家她对我是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，动不动就对我吼叫，像个泼妇，我很反感啊，我不会吵架，也不想吵架，为了避开冲突，我尽量减少呆在家的时间，满以为她更年期过了会好一点。谁想到，她脑子把我想歪了，感觉我这样是嫌弃她了，外面一定有女人了，你说烦不烦、厌不厌啊？我说我是呆办公室看书了。有次晚上她就冲到厂里找我来了，门卫问她，你是谁？来厂找谁？她就大大咧咧地说我是张厂长的老婆，人家怎么敢阻拦？她就直冲我办公室，见就我一人，还来这么一句：“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要是有人陪着你玩，还说过去去，一个人呆着有什么劲？回家去！”

她根本不理解我的感受！

我们不在一个层面上，差距太大，诶，都怨“文革”，让我搭错了车。

注销公告
上海阿良炒货工场即日起注销，工商登记号：310115001200784,特此公告。
遗失声明
上海市奉贤区小曹杂货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，注册号:310226600328313，260000200709270003,声明作废。